儀禮經傳內編

儀禮經傳內編卷二十一

祀天神禮五之一 說見前卷

諸侯迎四時禮

王迎四時禮 此及下條乃王國迎四時與其祭之之禮而侯邦亦行之者也迎四時亦謂之迎氣其禮見于禮記月令但秦不韋所輯不必盡符周制耳祭四時暑見祭法其說有二若即迎即祭祭乃五帝之兆也若更特爲合祭則不于各如兆而別祭于泰昭之壇矣今將經傳約記于左學者更詳之可也

迎春之禮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 大音太先悉薦反齊齋同○陸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謂告以當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今秦法三日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與謁告也爾雅釋言文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德爲生盛德在于木位也 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還旋同軌直還反下同⊙注曰迎春者祭蒼帝于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周制則在近郊五十里相謂三公德善教也令時禁也慶謂休其善惠謂恤其窮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當得也言慶賜皆得其人也疏曰十二月節氣有早晚立春等不必正當月朔晚則節氣在當月之內早則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為正月節或在十二月中但至立春之節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禮耳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帥不云諸侯文不備立夏云乃封諸侯于夏是也又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悅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于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慶賜廣布無不當而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按賈馬蔡邕皆謂迎四時為祭大皞及句芒之屬蓋以上文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等故也今鄭獨以為蒼帝之屬者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但是人帝何能專使風雨

寒暑得時乎王者明堂禮逸禮篇名按公羊隱五年傳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是也天子曰兆民左傳閔元年卜偃之辭遂由遂也尚書曰斷忠遂良商頌莫遂莫達是也

迎夏之禮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夏德爲長盛德在于火位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悅同○注曰迎夏祭赤帝于南郊之兆也夏冬不言帥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至其文也按記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于古封諸侯出土地之義似失之愚按注蓋以秋出田邑爲出土地以封諸侯故以夏封諸侯爲違古制也然祭統蓋云嘗之日發公室則出田邑乃出其所藏即發公室之義初非出地封國之義也注執以譏此似率矣

迎秋之禮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

子乃齊秋德爲斂盛德在于金位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迎秋祭白帝于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有勇力者

迎冬之禮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冬德爲藏盛德在于水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于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

諸侯祭四時禮見上

王祭四時禮見上

祭四時用少牢于泰昭之壇祭畢乃埋之餘如凡祭之禮

〔祀〕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泰昭壇名時四時也

諸侯迎寒暑禮見下

王迎寒暑禮此及下條乃王國迎寒暑與其祭之之禮侯邦之不合于迎祭四時禮者迎四時以四郊而迎寒暑以二仲其祭之壇位亦異也

逆暑之禮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之中仲同下放此中秋夜迎寒如逆暑之禮

記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注曰土鼓杜子春云以瓦爲匡以革爲面也豳籥鄭司農云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玄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也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疏曰後鄭不從子春者黃帝已前未有瓦器故也又不從先鄭者按下吹豳詩豳雅豳頌是籥中吹豳風及雅頌之聲章故謂之籥章耳引明堂位之文者破子春土鼓用瓦司農豳籥用竹也中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故迎氣歌之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也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已後漸暄故預迎之耳中秋亦然

諸侯祭寒暑禮見上

王祭寒暑禮見上

祭寒于坎祭暑于壇餘如祭四時之禮迎者祖一也

記祖迎于坎壇登寒暑也祖迎舊說爲相近王肅定爲祖迎注讀爲議禳今按孔叢作祖迎王說是祖迎猶送逆也

諸侯祭司寒禮

王祭司寒禮此王國祭司寒以藏冰啟冰之禮侯邦亦行之而其禮並闕也今將風詩禮記春秋傳姑記于左

記豳風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謂二陽三陽四陽之月之日也沖沖鑿冰之意凌陰藏冰之室羔韭祭司寒之神

以開冰也月令季冬命取冰以入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出也○注曰祭司寒而出之薦于寢廟乃賦之疏曰傳云祭司寒而藏之明藏時祭之故啓亦祭之也云薦于寢廟乃賦之者啓謂仲春賦之謂孟夏也按周禮凌人夏頒冰爲夏正孟夏建巳之月而左傳火出而畢賦爲夏正季春建辰之月不相符者建辰之月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違且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故據夏言之也

左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疏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亦不與物爲災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朝覿如字○陸猶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曰爾雅高平曰陸道多高平故注陸爲道也北陸日在虛危者謂夏之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曆云玄枵之初月在婺女八

度為小寒節在危初度為大寒中終于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考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注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覿見也西陸之宿有奎星朝見也注云日在昴畢者謂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為清明節在昴八度為穀雨中終于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也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當用冰故出之但考歷法星去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經奎宿凡十六度乃次婁則見春分之奎去日已二十度故二月春分奎得早朝見乎東方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乃云三月奎始朝見非也按杜注西陸朝覿謂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于此之時國乃獻羔祭韭而啟冰此據傳文祭冰公始用之者也其所注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此據傳文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者皆賜群臣之屬所謂火出而畢賦者也然則冰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冰之皆出在西陸既朝覿之後據而言之皆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劉炫不細觀杜意以其既言春分朝見又言夏三月日在昴畢而規其失蓋非也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冱戶故反。○冱閉也。取積陰之冰，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朝之祿位，用之言不獨供公也。疏曰：山遠而難窮，故言深山；谷近而易盡，故言窮谷。固，牢；冱，閉也。牢陰閉寒，言不得見日而寒甚也。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甫胡。是冱爲閉也。深山窮谷之冰，至夏猶未釋，陽氣起于下，伏積而不能出，其憤發或散而爲災，故藏冰必取此積陰之冰，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祿位謂公卿以上，用之者，凡其賓客享食喪紀祭祀皆用之，明不獨公身所用矣。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此謂公家所用也。

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秬音巨。○黑牲，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也。桃弓棘箭，禳除凶邪，以御至尊故也。疏曰：黑牡，黑牡羊也。啟冰唯獻羔，非藏冰則祭牲黍者，啟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川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以逃凶也。棘矢者，棘亦有箴，取其名也。置此於凌室之戶，以除邪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與音預。○食肉之祿，謂凡在朝治其

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也疏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是也喪浴用冰謂受賜而用之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是也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此申上文自君而公卿大夫命夫命婦之屬也又言至于老疾而用益廣矣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　此又申言取之之人也　注山人虞官縣人遂屬也輿隸皆賤官　疏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知山人虞官也五縣爲遂是縣爲遂之屬　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壯者因風寒而堅出者順春風而散周猶密也愆過也過陽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苦雨謂霖雨爲人患苦也震霆也短折曰夭大死曰札　疏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一也養物爲甘害物爲苦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是也震說文云霹靂也釋天云疾雷爲霆霓也不震者言有雷而不爲霹靂下云雷不

發而震雷無雹而有霹靂也寒暑失則民多癘疾故云降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少夭之名周禮膳夫大札則不舉鄭玄云大札謂遭疫癘而大死也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注曰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川池而已又火出不賦是謂棄之迭散也疏曰言風不以理舒散雷不以時動發而爲害也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注曰七月豳風也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之也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之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祭而開之也疏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是即以其月納于凌室也詩言三之日納于凌陰是正月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故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記雹以爲失政之所致非由冰也鄭玄箴之曰雨雹固政失之所致但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有雹推之陰陽之理見藏冰之禮不可廢以戒失政耳謂雹不盡由冰以難之何哉

侯國祀司民司祿禮

王國祀司民司祿禮 按星傳軒轅十七星有兩角角有大民星小民星司祿文昌宮第六星也特祀之者食乃民天民為邦本故祀其神而獻民數穀數于王也其禮侯國之司寇亦應行之而獻于君以獻于王而其禮因皆闕不可考矣今錄記周禮各職于左

【記】周禮司民掌登民之數以民數獻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見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民事成故祀而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斂豐而用充少則斂約而用儉王蓋與冢宰圖而制之焉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又祀司祿以獻穀數也蓋地官司祿獻之而職闕矣

凡貞歲禮 此特貞問來歲吉凶與因祭而卜來歲之稼者有別蓋亦祭之意也禮闕今姑記周禮于左

記周禮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媺惡者謂問于龜

大卜職大貞之屬也陳玉謂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埋之也疏曰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將卜筮來歲之美惡先陳玉以禮神也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故問事之正曰貞也大卜職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卜來歲之媺惡亦彼類故云之屬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六器者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之類

大夫祈年禮此公卿有田祿者祈年之禮今已闕姑記雅詩以備之也然王朝之公卿視諸侯而宵雅詩傳亦引周禮籥章爲證諸其與王侯之禮當亦不甚相遠矣

記宵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穀我士女注曰御迎也田祖謂先嗇始耕田者即神農也見周禮籥章穀養也言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黍稷而養其民人也

諸侯祈年禮說見上下

王祈年禮 王祈年蓋非一禮而今皆闕矣今以經傳考之蓋孟冬孟春季春及凡爲農祈禱之禮皆祈年也故通採之而記于左但寢廟祈麥田祖祈年非皆天神並引之耳

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疏曰天宗謂日月星辰也蓋因蜡而祈之也 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元之言善謂上辛日之善者蓋郊祭天配以后稷而祈穀也此王者之禮而魯亦受賜而用之故魯無冬至大郊之禮而有孟春祈穀之禮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注曰土鼓杜子春云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也豳籥鄭司農云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並謂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籥是也豳雅亦七月詩也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類是也田畯鄭司農云古之先教田者爾雅云畯農夫也 疏曰後鄭不從子春者黃帝以前未有瓦器故也又不從先鄭者下文吹豳詩豳雅豳頌是籥中吹豳風及雅頌之聲詩故謂之豳籥耳何云豳地之竹乎引明堂位之文者破子春土鼓用瓦豳籥用竹也此祈年于田祖并職內逆暑迎寒並不言祀既告神有祀可知其禮物不過如祭法埋

少牢之類也爾雅云畯農夫也以其教農故號農夫愚按周禮祝穿祈年之禮即大祝二曰年祝而小祝所謂順豐年逆時雨者也其禮下達今皆亡以各經傳推之因畧見矣但幽雅幽頌今雅頌自有其詩法一以七月當之朱子雖別存爲一義固不取其說也其樂田畯訓爲古之教田者今以蜡祭之息老物推之蓋即指當時教農之官幽雅楚茨詩田畯至喜及月令命田舍東郊法訓田爲田畯皆是也至宮名籥章因指聲章而掌云幽籥自指樂器其辭亦有合有離若夫迎年有祭祀則以職內祭蜡例之較明矣又竝從[illegible]揣其有祀而已故附著詳之

考 詩雲漢祈年孔夙 此宣王救旱之詩而追述其平時預爲民祈年請命之意也

鄉雩禮 此王國鄉遂之屬禜雩之禮而下達侯邦亦有之也其禮闕今姑採周禮畧記于左餘見王雩禮

記 周禮黨正春秋祭禜則屬民而讀邦法 注曰禜即祭法所謂雩宗祭水旱也左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是也愚按雩祭有三王侯以巳月傳所謂龍見而雩見也鄉里以春秋此是也其因旱暵修雩則稍人共其雩斂司巫帥巫而舞雩是也諸雩各爲一禮甚明或乃

以此春祭禜，卽爲巳月龍見而雩者非。

諸侯雩禮 見下

王雩禮 此王者大雩之禮，而諸侯禮當從殺也。禮今皆闕，姑採周禮月令之屬記于左。按其間祭山川百源爲地示，祀百辟卿士爲人鬼，而大雩帝其總也，故列于天神云。下諸凶荒札喪禮放此。

記月令仲夏，天子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凡川發源于山，欲禱雨而祭之，亦祭川先河後海之義。○注曰：雩猶禜也。禜纔爲位，故名禜；嗟求以禱，故曰雩。周禮所謂凡邦之大烖，巫號哭而請是也。雩帝，舊謂爲壇南郊之旁，祭五行之帝，而以五人帝配之也。愚按龍見而雩爲四月，月令謂仲夏大雩則五月矣，此呂氏之誤。凡邦之大災別是一條，注引亦失。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百縣謂凡內外之邑。百辟卿士謂古勾龍后稷之屬，自帝下達庶神，不宗其祈穀實也。至矣。

禬凶荒札喪禮 此祭圜丘方澤之餘禮而二大禮既闕況其餘乎今姑記周禮以備考也餘說見上

記 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鬽眉秘反○注曰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而致天神人鬼陰氣升而致地示物怪所以順也祭于壇墠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

安宅禮 此占天之妖祥而禳安之之禮天神禮而人鬼地乃相安矣故曰安宅也禮闕今採記周禮于左

記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日氣曰煇十煇詳見周禮 安宅敘降正月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宅居也妖祥降則居不安故觀而占之則次敘省禳而安之也弊斷也歲皆行之歲首為重故行于正月至歲終則總斷其驗否也

諸侯祀四類禮

王祀四類禮 四類若四望之禮諸說不一先鄭謂四望為日月星海道氣出入也四類為九皇六十四民五

星五帝也後鄭謂四望爲五嶽四鎮四瀆也四類爲日月星辰也其餘中同乙異說無定說今按大小宗伯職相表裏四望即日月星辰之屬大司樂以祀四望爲天神是也四類即司命司中風師雨師之屬崔氏謂四者皆隨其類以祀之是也如諸說毋論各相矛盾但細玩前鄭則四望合天神地示爲一兆恐無是理而四類則又小宗伯有兆而大宗伯更無禮也玩後鄭則嶽瀆既爲四望而兆四望之下復兆山川丘陵之屬又可通乎故今以大小宗伯正之而因記其闕于左

記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司飌古風字司中司命皆文昌宮星所謂一上將二次將三上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也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 小宗伯兆四類于四郊 注謂兆司中司命于南郊風師于西郊雨師于北郊崔氏謂隨其類以祭之也

諸侯望祀禮 見下

王祀四望禮 按四望爲祀天神之禮以日月星辰爲主而旁及在天之神惟王禮有之諸侯不得望祀日月先儒蓋謂分野之星及其封內山川則祭之傳所謂祭不過望是也然有不郊猶三望之文說者謂降于天子之禮或又

謂魯之僭禮蓋諸儒亦莫定矣然則四望以日月星辰爲主而晉云望于山川及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皆稱山川爲望何也曰此所謂方望無所不通者也望祀以日月星辰爲主而徧及天神方祀以嶽瀆爲主而徧及地示王者皆望其方而祀之祭之其天神稱望祀地示稱方祀者對文而山川亦得稱望者散文則通也大司樂大韶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二者並言則不得以山川爲四望亦明矣漢儒蓋以望于山川及楚之望也之文而遂以山川嶽瀆爲四望而其他又皆雜出不倫也

蓋亦未之審與

記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牲柴上曰實柴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璧謂圭若璧也典瑞祀天地旅四望皆言圭有邸祀日月星辰不言有邸而玉人亦但言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是也舊謂璧爲邸而圭著其中者蓋誤矣言圭璧祀日月星辰又言兩圭有邸旅四望者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旅四望則兩圭有邸專祀日月星辰則圭璧耳國有大故則旅四望是也 小宗伯兆四望于四郊 注謂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也星辰之屬蓋隸四郊矣 司服祀四望則毳冕 毳冕服五章 大司樂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下別云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則以嶽瀆山川爲四望者誤也且天神言祀地示言祭亦難混矣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各取純也若宗廟則尚騂矣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注讀爲延茅一作旄皆聲之誤也〇延猶進也號謂神號旁招非一之詞猶言于彼乎于此乎言掌望祀以望而延之授以神號而以茅旁招之也

右合祀日月星辰之屬

【記】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注曰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幽宗星壇宗當爲禜禜文誤也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是也疏曰日神特尊故壇稱王宮月星夜出故壇稱夜明及幽禜按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以朱絲禜社恐人犯故禜之禜有禜義故讀爲禜也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疏曰祭日于壇謂春分祭月于坎謂秋分祭日于東用旦祭月于西用夕按崔氏云祭日祭月據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按若是郊祭月月當同處何得日于壇月于坎日于東月于

西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合祭其禮大故郊特牲用大牢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按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也祭法日月用少牢鄭注謂禱祈之祭也則崔說又非也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祭日月今按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故鄭云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也則崔說又非也愚按對文分壇域散文亦通名壇祭法注夜明日月壇是也

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云大采袞織也少采黼衣也昭云王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爲冕服之下不得云袞織按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朝日謂圭藻五采而夕月則五采不也祖習識知糾恭虔敬刑法也司載未詳舊謂司天文之官焉相保章之屬也一謂載猶事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職也愚按德爲陽和法爲陰肅故注以陽政陰教分釋之

周禮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朝直遙反重直龍反○注曰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

之處重複也疏曰重帟謂于幄中設承塵也案則牀也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也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覲禮云天子乘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又云禮日于南門外禮月于北門外皆謂壇門也此則謂王城之東耳玄端注謂玄冕之誤也然祀四望以毳冕亦非玄冕當更考之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曰就成也繅以爲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五采爲五成也疏曰云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木版長亦如之然後用韋衣木版乃于韋上畫之一采爲一帀一帀爲一就五采凡五就也按聘禮記繅藉尺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也亦名繅藉者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裼聘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也

〔穀〕穀梁傳雖爲天子必有尊也雖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朝日于東門聽朔于太廟皆以致尊敬也祭義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明

月幽上壇下坎也外謂東出內謂西入端正也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門陽出東為始而長月陰生西為終而短而始終又相巡此陰陽長短皆相和而不相乖也

右分祀日月星辰

王祀五帝禮此兆五帝于四郊而以時祀之之禮也按迎四氣注亦以五帝為主但非正祭之禮而祭四時則又止以少牢祀于泰昭之壇而已若以時分祀五帝擬于昊天上帝其禮蓋大而今闕矣姑録各經傳記義于左

記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曰兆謂壇之營域也蒼帝東赤帝黃帝皆南白帝西黑帝北疏曰兆云五帝不云大帝者此及下文諸兆惟以郊兆之位與圜中之社稷宗廟之位相對其大帝之位與崑崙自相對四郊之外有自然之圜丘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掌次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見上朝日司服祀五帝王服大裘而冕大裘而冕謂黑羊裘而稱之上被衮也大宗

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以放其器之色注曰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坐也禮東方以立春南方以立夏西方以立秋北方以立冬幣以酬罰疏曰禮神曰器人執曰瑞二王以禮天地四立與氣以禮五帝也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祀黃帝亦于南郊也放依也充人祀五帝繫牲牷于牢芻之三月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注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也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也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是也贊助也君牽牲入致助持之也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也疏曰注云牢閑閑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異其實一也云防禽獸觸齧者按春秋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防之也云養牛羊曰芻者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按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是其三月之義也云展牲若今夕牲者謂祭前之夕省告之如士禮視牲若充也碩牲則助持之者謂正祭之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于時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

也

○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誓者謂誓也。戒者明堂位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具者謂祭祀之具百官所供也。修者謂修除也。若官人掌六寢之修。守祧其廟有司修除之是也。前期者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執事謂宗伯大卜之屬。既日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將執事也。按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蒞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也。特牲士禮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滌濯如少牢雍人溉鼎七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及勺爵之屬。納享謂祭之晨納牲告殺以投享人也。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按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說納與享人。又按禮器納牲詔于庭殺說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豚解而腥之。乃納與享人膟膋。若此言納享者謂牽牲以人時也。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廟祭祼而後迎牲。曰只明也。玉與幣以禮神。大宗伯以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圭東赤璋南白琥西玄璜北是也。爵以獻五齊三酒罍人以疏布冪冪八尊是也。祭天地無祼故無彝不用玉爵何做也

若享先王用玉獻則尚文矣三者執以授王親執玉幣奠于神坐親酌以獻尸也

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

注曰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納享見太宰明水火所取于日月者疏曰涖誓百官謂誓百官大司寇則臨之戒于百族謂大司寇親自戒之也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大宰掌百官誓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蓋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而司寇臨之也引郊特牲者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王自澤宮而還入皐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即戒百官又于庫門內東入廟門之內乃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族親也故入廟乃戒之其說與此不同及致牲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正祭之旦此二者皆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前王以陽燧取火于日中以陰鑑取水于月中周禮司烜氏文案此水火者水以祀饎也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

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注曰實鑊水以洗解牲肉也疏曰下云納亨亦如之是亨爨肉故知此是滌洗肉也封人云其水槀亦

謂洗牲內也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洎音冀○沃謂盥時沃以水也洎增也小司寇賓之而此又增之也疏曰尸盥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人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是也王盥謂王將獻尸時就洗以盥也祀五帝士師沃尸及王盥其餘朝祭皆有沃盥者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鬯人職云凡祼事沃盥皆是也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肆托歷反司農音四○奉謂奉牲以進也肆謂陳牲于房俎也羞進也謂進其陳于房俎者也○注曰鄭司農云羞進也肆者陳骨體也元謂進所肆解骨體也士喪禮云肆解去蹄也疏曰鄭司農謂肆為陳骨體者以肆為四音讀之謂有骨體脊脅之屬陳于俎上即體解折節為二十一體是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以肆為𧗪音讀之士喪禮特豚四𩪋去蹄殊肩髀解骨體為七是也按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𩪋其殺謂體解而爓之祭祀先豚解後體解此初奉牲以奉即羞其肆明豚解也又按國語禘郊則有全脀先全脀後豚解若宗廟則無全脀先豚解次體解故云羞也愚按肆當讀如先鄭肆陳之肆乃全烝體薦豚解體解凡陳于房俎者之總名但不得專以為陳骨體耳若如後鄭肆𧗪之解毋論其說已曲即上而全烝及下而體解之屬不反漏乎

孔子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丘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分時者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其時木火金水四行各分主四時七十二日土無定位寄王四季各十八日亦共七十二日也王氏曰五帝乃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而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何哉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更王之王者旺○法五行終死相生者始以木德王天下次火次土次金次水以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帝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康子疑正爲主而子以官名釋之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皡之屬配焉亦曰帝從其號昔少皡

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
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
土此五者各以其所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
不得同帝稱五祀乃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王氏曰其序
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若地而不知者以祭社
爲祭地失之遠矣且土祇爲五行之一是
地之子也以子爲母不亦失尊卑之序乎

大饗五帝禮 此季秋合祭五帝之禮卽月令大饗帝是也其禮闕今錄記義于左以備考

記 禮記月令季秋仲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 吹昌睡反 ○注曰習吹爲將大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大饗徧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此也疏曰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饗帝云大饗知徧祭五帝也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大饗爲祫與此不同知曲禮大饗非指祫者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師執事而卜日祫祭于大祖廟禮必卜日五帝皆祭其適卜故不問卜也

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

矣不足以饗帝一獻通謂群小祀也大饗通謂祫祭羣廟合饗五帝之屬大旅謂旅上帝及群神饗帝謂正祭

上帝也皆謂大饗爲祫群廟大旅爲饗五帝並非以周禮歷考可見說見下祭天及大旅上帝禮

小王旅上帝及四望禮此國有大故而旅之之禮壹變禮也說詳因事之祭今錄周禮各條于左

記周禮大卜凡旅陳龜龜人旅則奉龜而往祀凡卜日首作龜次命龜次陳龜次

貞龜次涖龜五者以事之大小爲職之大小若大旅則大卜貞陳之也奉龜以往凡喪與祭與旅皆然掌次王大

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案牀也陳牀而張氈其上也皇邸以版爲屏狀如牖扆皇者尊之之稱或

曰飾如鳳凰也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大旅其

其玉器而奉之邸本也注謂皇爲邸而四圭則著其四面兩圭則著其兩旁也玉器卽兩圭也職金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版注謂餅金也王氏謂皇邸爲後版凡金以飾之也考大饗之禮納金示和故

金次之見情也本職云旅上帝則共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說近是司尊彝大旅存彝奠存省也奠不遷徽時省之也笙師大旅陳樂器眡瞭大旅廞樂器眡瞭言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笙師言大喪廞樂器大旅則陳之者凡廞則必陳陳有不廞故也

明堂祀上帝禮凡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之禮也其禮闕今錄記孝經于左○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也故于季秋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于明堂亦所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公以義起之也愚按鄭注以饗上帝為饗五帝謂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故饗五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也其說似是而非考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以五帝為上帝理可通

乎先儒論定不待辯矣

記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朱子曰周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郊祀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帝即是天郊分祭者祭于壇故謂之天祭于明堂故謂之帝愚按對文則分名如此散文亦通

圜丘祭天禮此冬至祭天于南郊之圜丘而以后稷配之之禮也其禮闕今錄各經傳于左舊注讖信緯書分南郊與圜丘爲二禮先儒亦已辯正并錄考于後云

記禮記禮器因天事天謂因高以事高天因下以事厚地猶禮器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之義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守其厲禁而蹕之司隸

見秋官司寇之屬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陽祀自煙起，貴地臭也。以蒼璧禮天，牲幣放其器之色。長曰圭，圜曰璧，象天圜也。蒼猶元也，象天色，此禮玉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攷工記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此不言尺有二寸，攷工記不言邸，互文也。此祀玉也。○王氏曰天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則六，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不同而同出于天，地之四方不同而同歸于地，其情一而已，故典瑞職止別以天地也。若禮玉乃人之各致其誠者，故大宗伯以六合為之等。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裘黑羊裘為黼文也。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祀天之服。司服司之，此為之也。節服氏掌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掌以其衛為王服之，如所謂宗廟會同衮冕，郊祀衮冕，是其位也。車，尸車也。

○禮器祭天特牲。特，獨也。止一牲，不用大牢少牢也。祭地亦然，蓋省文。祭法燔柴于泰壇用牲犢。燔柴加牲玉于柴上而燔之也。騂，赤色。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角如栗如繭，所謂犢也。禮器郊血大饗腥。大饗不

血毛明郊爲大禮也周語禘郊則有全脀明與牛體異也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
鬯以事上帝秬黑黍也秬爲酒曰秬鬯加鬱金香草以和之曰鬱鬯事天地用秬鬯事宗廟用鬱鬯言上帝不言
后土蓋省文○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四面鼓曰雷鼓大司樂凡樂圜鐘爲宮
黃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圜鐘即夾鍾屬卯祀天神以爲宮者取帝出乎震之義黃鍾以下未詳注謂黃鍾屬子太蔟屬寅姑
洗屬辰三者陽律相繼也鼓八面曰靁縣之曰鼓有柄曰鼗鼗者雷者象聲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取數之奇也雲和山名見氣
之舒也雲門象陽之出也冬至陽之始圜丘天之形自子丑至未爲陽午未至亥爲陰陽止少陰之申陰止少陽之寅圜鍾屬
卯自卯至申而陽止其數六故六變也禮猶禮天地四方之禮先以樂致之然後禮以玉而合樂祭之也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義詳周禮○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家語文同○天陽也日爲陽故主日地陰也月爲陰故配之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冬
日至致天神人鬼見禬祭法虞禘黃帝而郊嚳夏禘黃帝而郊鯀
殷禘黃帝而郊冥周禘黃帝而郊稷禘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而配以始祖郊者祭天
而以始祖配之也黃帝乃四代所自出之帝故皆追禘嚳鯀冥稷乃四代之始祖故皆配郊也郊特牲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至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郊爲冬至之日而
其日爲辛日故其後于是月上用辛也鄭注乖謬今錄辯于左
○注曰日以至謂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也此說非也郊天
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無冬至祭天于圜
丘之禮而于其月郊天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
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疏曰王肅
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者謂周郊祭于建
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云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
事故用辛也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新穀郊祭
故云始也鄭康成所以非之者按周禮冬至祭天于圜丘不謂
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云大裘

而見是服不同也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云非人爲謂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圓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爲魯禮也者言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是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郊天也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也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誤作周也按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下乃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上下相足而玄以迎長日爲夏之正日以至則爲冬至之日妄爲之說蓋非也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帝嚳爲配圓丘之祀而祭法說禘初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亦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既以祭法禘嚳爲圓丘又以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施之于郊祭后稷是禘之名實脅亂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之名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重而玄說禘嚳于圓丘爲配天之祀之大則孝經何不稱昔者周公禘祀嚳于圓丘以配天乎知禘配圓丘又非也又詩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之頌無帝嚳配圜丘之文故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以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形言之則謂之圜丘于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祭法云燔柴于泰壇即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于圜丘故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對定公之問與此郊特牲文並同也以上聖證論王肅所據經傳分明而鄭必別爲其說者按馬昭申鄭義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丘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無常處故不言郊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而明堂位及郊特牲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大路載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乎言始郊者魯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于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與丘二者爲別而冬至之郊特爲魯禮也宏融謹按郊與圜丘是一與王肅同又魯轉卜三正王與鄭玄亦同其周禮云圜丘服大裘此郊特牲及家語則云大裘被衮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服衮冕義難可通又

周禮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
日也凡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
當齊戒自新也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郊丘大事王鄭異
不同故畧陳二家所據而言之愚按日郊日丘日天日帝皆異
名同實之文先儒之論定矣鄭氏舍經信緯分郊丘為二祭天
帝為二名其說蓋多不經甚至以禘為祀紫微大帝于圜丘郊
為祀感生帝于南郊則又不但郊之禮亂即禘之禮亦亂而經
傳之貽誤者不淺矣雖其指車服牲幣之屬固覺有難合者但
據其言五時迎氣與郊天禮自有分而即郊天以言其在道與
至壇儀亦容別始禮與正祭用更應殊況經傳舛駁多有又當
辨其真贋乎其斥家語為傳會之文今雖未敢深辯而聖證論
之附聖與鄭注之附讖馬昭之附鄭得失固易明也若其他舛
無庸辯與先儒所已
辯者則今不贅陳矣○大宰祀大神示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
具修前期十日率執事而卜日遂戒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
日贊玉幣爵之事見祀五帝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
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

詔相王之大禮眡涖省皆謂宿之日矣詔相皆謂祭之日也

義 易益卦六二爻辭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震下巽上名曰益䷩○程子曰六二虛中求益有陽剛之應而以柔居柔疑於益之未固故戒永貞則吉也王用祭于帝吉者言虛中而能永貞用以饗上帝猶當獲吉況求益于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鼎卦彖辭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巽下離上名曰鼎䷱○程子曰以巽木從離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聖人烹以饗上帝極言其用之大也朱子曰享帝用犢貴誠之義也養聖賢則饔飧牢禮極其盛矣故曰大烹 豫卦象辭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坤下震上名曰豫䷏○程子曰陽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先王以作樂者坤靜以順震動以發和順積中以發于外有樂之象故作樂以崇昭其德而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也殷盛也薦進也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取其聲又取其義 禮記祭義惟聖人為能

饗帝疏謂饗帝為難惟聖人能饗帝之也餘見王祠論嘗烝禮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定猶正也天位易言天位乎上是也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爽職也餘詳章義家語定公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以下各文並見禮記郊特牲而無問答之詞文亦小有同異今參郊特牲定之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至于啟蟄之月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禮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迎長日之至謂冬至也郊特牲無至于啟蟄以下其言郊何也曰兆丘于南郊就陽位也于郊故謂之郊郊特牲無丘字丘所謂圜丘也其牲器何也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

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角如繭與栗然所謂犢也滌謂養牲之所以其滌潔故名也在滌三月牲
芻而養之也其全也不必繭栗取無傷而已郊特牲無帝牛稷牛二句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性也
地謂圓丘之地蓋燔柴于丘壇上說遂于壇掃設正祭不用縫几所謂以下爲貴也掃谷也凡器物無可報答故推因陶匏自
然之性貴質亦取其自然而已蓋互文郊特牲無掃物以下二句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
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
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立澤宮從廟往
將擇士也誓命以禮儀詔王也獻命獻戒百官之命也郊特牲卜郊不言天子下亦無既卜二字文雖衍縮其義則同又問禮
大司寇之職祀大神示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此則[illegible]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不同者大宰職既卜遂戒[illegible]

亦十之日可知矣太司寇職云誓百官戒百族此則云庫門[illegible]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姓亦不同者百族與百姓皆[illegible]有定訓或云王之族親或云官之吏役據誓于太廟似指族親據誓以司寇似指吏役未詳何屬也將郊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告也王皮弁以待白事也嚴敬也君上敬乎天猶臣上敬其君也將郊謂將往郊下文郊之日謂往郊時也郊特牲通云郊之日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反道謂反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間為燭也不哭以謹諱不入以趨吉汛埽以去塵用燭以照路反道以除垢五者歲為常不待上命也反道鄉為田燭從郊特牲家語作清路行皆必止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黼之者大裘為黼文象天本然也但被袞于上耳郊特牲無大裘二句而素車句亦在旂旒冕旅之中間從此為合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既至素壇脫裘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旂旒

見家象天由屯蒙而文明也天垂象三句家語錯在報本反始下今從郊特牲○按燔柴用幣玉訖乃設上文掃地而祭稾陶匏及凡所記音樂秬鬯粢盛之屬此蓋因問而答之不以次也

祭地示禮五之三 說見前卷

士歲祭五祀禮

大夫歲祭五祀禮

諸侯歲祭五祀禮

王歲祭五祀禮 以上祭五祀謂春戶夏灶季夏中霤秋門冬行五者之祀乃自王下至于士庶人所通祀也但禮闕其禮差不可考今姑用鄭注附于經學者更參補其漏略則得矣至記傳異義亦錄記于左而附論得失以俟達禮者之論定云

祭戶之禮先設席于廟之堂奧次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食禮

于尊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設盛于俎西祝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脾先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堂奥之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

注曰春陽氣出祭于戸内陽也秋陰氣出祭于門外陰也凡祭于廟用特牲疏曰從外向内尸在内故云内陽從内向外門在外故云外陽凡言先者供陳而先用以祭也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者此乃中霤禮文祭戸若中霤皆在廟門之内設席于廟堂之奥祭竈若門若行則皆在廟門之外設席于廟門之奥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别總謂之廟也特牲謂特牛特羊之屬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諸侯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與祭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祝之日設主于戸内西者先設席于奥乃更設席于廟戸西夾設主之人南面設主于戸西位上使主北面也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者設主訖割制脾與腎爲俎實奠于主之前稍東又設盛黍稷之簋在主之前稍西也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肉脾一腎再者特始設主未迎尸是祝官祭之其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變而其祭肉則脾一祭腎再祭也云既祭更陳鼎俎設饌畧如祭宗廟之儀者既祭黍稷祭肉祭醴訖徹去俎與盛更陳列鼎

則設其饌食于初設奧之筵前于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乃出戶迎尸以入而祭之但宗廟之祭尸入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令祭尸已于戶西祭黍稷祭肉祭醴迎尸入即筵尸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也先設席于奧設饌迎尸皆在奧者就尊處也其設主祭黍稷等于戶西者就戶處也五祀皆然過接方祭所先春木令先脾土夏火令先肺金秋金令先肝木皆從令所剋也獨季夏土令先心火取生令冬水令先腎水取比合者水主先天五行始于水土主後天五行成于土故獨取生合比合以保之也若我尅則有傷矣舊說外駁莫定謹訂之

祭竈之禮先席于廟門之奧次東面設主于竈陘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祝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肺先祭醴三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廟門奧之筵前迎尸如祭戶之禮夏陽氣盛祭于竈達其陽也冬陰氣盛祭于行散其陰也○注曰竈在廟門之東疏曰竈在廟門外之東蓋少牢及特牲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者謂在廟門外西室之奧凡神位在西故也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

東面謂設者東面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云奠于主西者主位西嚮故俎在西而對主也設盛謂黍稷盛于簋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于瓫者非黍稷等設于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祭竈神而祭者是先炊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也

祭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制心及肝肺為俎心肺肝各一祭心先其他如祭戶之禮

注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祭于中霤神在室也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疏曰注云中霤猶中室者中霤所以取明棟間開牖象之亦云承霤以今祀在室之中央喪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云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解所以在室中祭土神之義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祀社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明社神亦中霤神之類也云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霤者又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義古者未有宮室隨地高下若平地但地上累土覆蔽為之謂之為復若高地則鑿地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然故詩云陶復陶穴二者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當室牖之下而北嚮也

祭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

于俎東祭肉肝肺心各一肝先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秋陰氣出故祀于門義見上疏曰云北面設主于門左樞者謂廟門外之左樞主南嚮而設主者北面設之也

祭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腎先其他皆如祭門之禮冬陰氣盛故祀于行義見上疏訓非注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疏曰知行在廟門外西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是也此以下皆中霤禮文但常祀行神之軷嚮東西爲廣南北爲輪若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爲廣輪惟尺數則同也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主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法則鄭注大馭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是也

〈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望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祭天地四方望山川者惟天子乃祭天地祭四方之神又望祭其山川也方祀祭山川者諸侯惟祭本方之神與其在境內之山川也王以下同祭五祀者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

兼上也則祭法分七祀五祀三祀之說爲漢記之文而非先王之制明矣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
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
見上周禮小子掌祈于五祀祈注從士師職作刉謂割牲以釁也大宗伯以血祭祭
五祀注曰取血以祭曰血祭盡按此謂正祭也若夏官小子職其所云掌祈于社稷五祀祈注讀從士師職讀作刉謂割
牲以釁也則見四祭之事類社稷禮亦然○司服王祭五祀則服絺冕絺冕服凡三章○外小祝
大喪及葬分禱分祀又士喪記疾病乃行禱于五祀此因事之祭也另見
附記春秋傳晉魏獻子問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官也蔡墨晉大
史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勾芒該爲蓐
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又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爲后土此五祀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

以來祀之同乘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五官之祀數雖相同如何以五官爲五祀則勾龍既爲五祀之一別爲一祀非五祀也且列于社而述稷社於五祀祀典複亂乃附耶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亦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亦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門或戶或竈此與各經傳全背且降殺亦絶無理斯所謂漢時之祀典而鄭氏乃反以此爲周制而各經傳乃駁禮也何率哉

鄉大儺禮

國儺禮

王儺禮此自王而國而下至于鄉之遂儺凡諸侯及其鄉國亦如之也儺以和陰陽之氣也而旁磔九門四方者

蓋天地之氣，上下交而陰陽遂矣，

其禮皆闕，今將經傳總記于左，

記月令季春，天子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畢，盡也，厲氣除，故春氣無有留滯也，方氏曰，儺以除陰慝也，春秋冬皆儺，獨夏不儺者，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秋不言，亦可知矣，

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春儺以畢春氣，冬儺以送寒氣，秋儺則以達秋氣者，其儺以除過時之陽暑，陽爲君象，非可驅除，達通也，涼氣通則暑氣自除矣，故其儺不于季秋而于仲秋也，不于孟秋者，其前陽暑猶不爲過時也，

季冬，天子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鄉儺謂之大者，王儺止于王，國儺止于國，至于鄉而無不徧矣，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禳，不但如季秋九門磔禳而已，出土牛者，月建丑，爲牛，又土能制水之陰氣，故特作以出之也，

○周禮占夢，季冬，令始儺驅疫。獻吉夢于王，釋菜以贈惡夢，而乃始令方相氏儺之也，令不言春秋者，舉大儺而言，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歐疫。相去[illegible]○

蓋方相氏者，其相視攻疫者非一方故也。蒙熊皮，猛以摶禍也。黃金四目，明以驅疫也。玄衣朱裳，以爲容。執戈揚盾，以爲用。百隸卽罪隸，役隸之屬。時儺謂春若秋若冬也。室，乃陰慝所藏，故搜索而毆之。○吳氏曰：儺者，使和氣充盈，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王燮理之一端也。蓋搜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儺以和陰陽也。而方氏惟謂除陰慝者，蓋陰陽二者不能相無，而先王未嘗不致其扶陰抑陽之意，以陽善而陰慝故也。然而亢陽之已過，則先王固亦不之及，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是也。季春陰慝淺，故儺惟及國；季冬陰慝深，故儺徧于鄉；若仲秋平陽暑而已，故惟天子得行之也。百隸惟者乃有其術，大儺蓋胥徒之屬爲之與。

考論語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注曰：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而使之依已以爲安也。

凡侯禳禱祠禮 諸禮無所專指，以小祝職推之，可見列于地示者侯禳于郊及畺，亦地示之意也。下贈夢

禮 余萌曰：方放此。禮闕

今錄記周禮諸職于左。

記 周禮羊人：凡侯禳，共其羊牲。其侯同。侯禳見下。○小子：凡侯禳，飾其牲。

飾者修潔之也小祝凡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侯之言候也祈福祥之屬禳郤也寧風旱之屬逆迎也彌讀曰敉安也疏曰掌小祭祀者卽是將事侯禳已下是也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三者卽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祝號見上福祥豐年時雨是善慶故侯迎之風旱災兵辠疾是凶咎故禳郤之彌讀曰敉洛誥敉公功注云敉安也是也肆師與祝侯禳于郊及畺畺彊同于郊及畺所謂侯而禳之也

王贈夢禮見上

記周禮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季冬迎新送故欲卜吉祥故問也獻者進吉兆拜賀天休也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猶言釋采古釋奠釋采多作舍菜言萌者冬攸也

鄉邑蜡禮

侯國蜡禮

王國大蜡禮 此王侯下王于鄉邑歲將終蜡祭羣神而因以勞農息民之逆禮也其禮皆闕無考今將禮記郊特牲記于左

〔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音乍索音色○鄭注曰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也張子曰昆蟲害苗不當祭百穀之種凡八也按下文張說得之但百種當謂祭百種之神耳郊特牲注又稱祈天宗祠公社門閭臘先祖五祀爲蜡與此不同按月令臘先祖五祀疏乃息禮也說詳後文伊耆氏堯也索求也十二月謂夏正也合聚猶閉藏也其月萬物歸根復命聖人報其神之有功者故索享之周禮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嗇穡同種去聲○先嗇謂神農主如前章主日之主司嗇謂古后稷官也百種功氏謂百穀之種也陳注謂百穀之種之神也蓋嗇功成即以百種

祭其神而報之與祭魚祭獸之意畧同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法于其先司嗇則因其成法謹司之而已故祭以先嗇爲主而配以司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畷音拙爲並去聲○農謂古之田畯有功于民者也郵者郵亭之舍表標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而田畯居以督耕故並享之也享禽獸謂主禽獸之神迎貓虎即其神也田鼠田豕皆能害稼貓虎食之有功故迎其神祭之者山陰陸氏謂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于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坊音防○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溝洫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曰祝辭宅之言居訓故居也反宅則土無崩圮歸壑則水無氾濫昆蟲螟蝗之屬澤謂藪澤也毋作則不害于穀苗歸澤則不萌于穀土以本文推之昆蟲草木乃祭坊庸之祝詞非祭昆蟲之詞當從張說爲正此以上言蜡祭之名義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

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殺去聲○此二節言蜡祭通之儀制也言物之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而殺于喪禮也用葛者麻之殺用榛者竹之殺殺于喪則義之盡報其功則仁之至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曰此既蜡而臘先祖五祀也疏曰對言之爲蜡與臘總言之俱名蜡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與此十二月異時者秦制耳○自北郭謂之田夫自北郊謂之野夫冬則無田事而居矣草服象草色黃也祭者之儀制若草野之夫然○陳氏曰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掌之草笠亦草野之服故貢使服以獻歲功也此下二節又因蜡息而推之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好去聲○本節多未詳注曰鹿者田獵所獲女者亡國所俘客謂貢使也言客將返羅氏以三者致之詔使告其君而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也周氏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羅者鹿所獲襦者女所服故致此以

戒之非以鹿與女致也鄭謂曰用取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容

婦稱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作之以遺貢使先儒以羅稱爲一物豈未之思與思按鄭氏所駁先儒羅稱爲一物者蓋指先鄭而言也考周禮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鄭司農讀襦爲繻繻客羅所以取鳥雀也味羅氏職稱本作襦爲合蓋傳寫之誤但漢初記郊特牲已從如字作解諸家乃本之耳夫致襦戒女其子羅氏之職何與而附麗之哉且婦稱婦人瑱數之服未聞聖王戒風俗而假此以詞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移去聲○此節結言之也記志也不通者嫌也聖氏謂爲蜡以記成功若其國不成則不爲蜡也移者寬勤之義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收猶斂也既蜡收斂積聚民皆休息矣乃欲興起事功得乎○陳氏曰八蜡不通猶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意也

家邑方祀之屬禮

諸侯方祀之屬禮

王祭四方之屬禮 文見曲禮按四方之神蓋謂其方土所產神聖賢德之屬有功德于民者而凡一切物類靈異雜糅之屬能為利益于民者亦及之傳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是也其禮自祟德報功下及春祈秋報之屬惟有天下者迎得祭其四方而侯國但得祭其本方故曲禮云然鄭註乃謂王于四時得祭四方以迎氣而諸侯則惟祭一方如東諸侯則祭東方以迎之今按其說殊謬今制凡郡邑之長猶得歲始迎春而謂古之諸侯凡在南方與西方北方者雖春為四時之首亦不得一迎理豈可通乎諸禮皆闕今採經傳通記于左

記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因國謂其建國因先代之故墟也既無主後者以為之祭則在王圻者天子祭之在侯國者諸侯祭之如法所謂九皇六十四民之屬是也然此亦謂凡因國無主者耳若其功烈較著載在祀典者則雖非因國有定禮矣 祭法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皆先世賢臣有功德者也載在祀典 此則惟天子乃得祭若孫

及奘宧以外蓺肯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此蓋謂皆見能爲利災者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疏云山林以下者謂神所在之地非謂山林之神也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illegible]

謂凡擨磔及蜡祭也鬯人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散蜃散皆漆尊也鼓人掌教[illegible]

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羽舞祈羽爲之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注曰祭四方

川谷丘陵山林之神也川谷于坎丘陵山林于壇或曰亦謂四方之神也

〔考〕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莫暮同○此宣王憂時惻下而自述其事神盡禮不

敢違遲之意也○注曰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愚按孟冬祈穀禮及社

禮並見郊社孟冬祈年見蜡此方即王祭四方也小雅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此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報祀而詩美之也○注曰齊明即曲禮稷曰明粢例言之者便韻耳色純曰犧方祭四方愚

按諸侯方祀而卿大夫家邑得祭四方者蓋祭其家邑之四方亦猶所謂方祀也

諸侯祭山林川澤禮 見下

王祭山林川澤禮 見下

王祭五嶽禮 此王祭山林川澤之爵諸侯于在其封內者亦祭之惟嶽瀆之屬凡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者則王所獨也以上禮皆闕今姑採記經傳于左

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視者視其牲器之數也餘見下 大傳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 疏曰按周禮五等諸侯牲皆太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豆四十饗禮九獻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豆三十有二饗禮七獻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豆二十有四饗禮五獻凡分三等今王制視公視侯凡分二等大傳視公視侯視伯視子男凡分四等並與周禮不符王制多論夏殷之制大傳又非周

禮鄭注當據異代法也愚按疏說愼矣然其謂異代法者蓋
其說不得而爲之詞也考周禮典命司服司馬行人司儀之屬
並分三等大傳四等之分當本孟子班爵祿章而孟子固自言
其詳不可得聞矣今以王制大傳與周禮合參之書四瀆與諸
餘山川皆視侯伯庶與周禮
三等之儀相符也學者詳之月令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他時則用也仲冬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
山川之祀井泉謂井之泉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
所在也不言林澤者山川概之矣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爲主主辦護之
也修除治道路壇場也愚按山虞兼爲林衡主者山虞與焉也不言澤虞爲川衡主者省文傳云周公祀泰山
名公爲尸周公祀泰山未詳名公爲尸猶言蓋伯爲尸矣○司服祀山川則毳冕毳冕服凡
五章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璋有邸而射殺于天地四望也鄭司農云射剡也考工記玉人云璋邸射
素功以祀山川素功者無瑑飾也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注曰陽祀自煙起陰祀自血起皆貴氣臭也山林埋川澤沈順其性也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與羊人凡

沈辜共其羊牲小子凡沈辜飾其牲犬人凡祭祀用牲物凡沈

辜用駹可也體完曰牷色純曰物駹雜色也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山川用

蜃注曰祈鬯不和鬯者飾謂設中也蜃尊畫為蜃形也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

祭山川函鐘一即林鐘別名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

衍之示詳周禮舞師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兵舞以干戚

考學記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河源海委也禮器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

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爲呼池大河反○注曰呼池嘔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疏曰有泰謂祭祀也呼池河之從祀配林泰山之從祀祭河嶽必先祭從祀者從小至大之義其川呼沱嘔夷并州職方文

州里祭社稷禮見下

家邑祭社稷禮 此家邑及州里之屬祭社稷之禮也按社稷之祭自王下達于大夫士庶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論語邑宰有民人社稷是也然孝經言王侯大夫士庶之五孝惟諸侯言保社稷餘無言及社稷者孟子亦言天子保四海諸侯保社稷大夫保宗廟士庶人保身體皆不言社稷何也亦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侵上之義也惟天子諸祭天地故不言社稷而大夫以下得與民共立社稷而不得自爲立社稷所謂成羣立社曰置社而已故但與民祭社稷而亦皆不言保社稷也以上二禮皆闕今採記周禮祭法于左而附見禮記于後云

〔記〕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疏曰凡歲時多謂歲之四時此故時惟謂歲之二時春祭以祈秋祭以報耳凡讀法皆因閭胥以聚民今既祭社因屬聚其民而讀邦法也

祭法大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曰群衆也大夫以下謂士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立社今時里社是也鄭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疏曰大夫以下不自專土地故不特立社與衆成群則立社者社以為民故也注云百家以上則立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是百家有社言以上則不限多少若州長職歲時祭社則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百家以上則立社惟有國之諸侯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大司徒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也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愚按言百室盡約詞不得泥百家有社周禮惟州長職言祭社或黨族閭比亦祭于州社中也周禮祭法皆言社不言稷蓋省文義已見上

諸侯祭社稷禮見下

王祭社稷禮此王及侯國祭社與稷之禮今闕而補記其經傳并各總義于左也

記周禮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邦國謂畿外諸侯邦國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曰左右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疏曰言國之神位者據國中

神位言之對下郊兆在外而言也按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彼掌其營作此掌其位次耳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注曰壝謂壇及堳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曰堳埒即壝也壝內有壇經不言壇舉外以見內故鄭兼見之云不言稷爲社之細者按大司徒及各職皆社稷並言此不言稷以社總五土稷是其中原隰之一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曰社稷謂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詩人謂之田祖后土田正之神之所依也所宜木謂松柏栗之屬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疏曰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者謂于中門外之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于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四面皆有壝埒而其藉田之內又依樹木而爲田主也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王之田主惟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總據邦國都鄙非王者而言也田主郊特牲所云先嗇神農也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后土及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其位田正則郊特牲云司嗇后稷也云謂松柏栗之屬者論語宰我對哀公之文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鎬宜栗經據周一代其邦國都鄙木亦與宜故云若松柏栗之屬與[illegible]

之田主之樹猶立也注以依樹木為主訓之非是田主或依樹木但不可以此訓樹字耳又按逸尚書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與此不同而木之別則可見古又有枌榆之社明木不止松柏栗也 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疏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侯社亦如之愚按上疏云王社王稷並在中門外之右今云無文又云王社在籍田與上不特疑上疏為得之社稷自在國其田主則在籍田經云設其社稷之壝明社稷各有壝其籍田則田主為壝位而社稷之神依之同壝其位明以田主為主也若如崔氏則田主在籍田王社亦在籍田又何依田主同壝其位之得云耶祭法不言大稷王稷之屬蓋省文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義見後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疏曰按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有周公告營洛位成非常祭也封人令社稷之職注曰將祭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

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說見後王制天子祭社稷皆太牢

諸侯祭社稷皆少牢此王侯之差也然則大夫以下蓋特牲與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注曰以血祭者陰祀自血起陽祀自煙起皆貴氣臭也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

獻禽以祭社注曰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小子掌珥于社稷珥鄭司農云以牲頭

祭也注讀作衈謂釁禮也彼王制祭社稷皆太牢似注說是蓋所禳異禮與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凡社壝用大罍注曰大罍謂瓦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注曰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

示也疏曰按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故樂社以表地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亦其義也凡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

鼓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帗舞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肆師社之

日涖卜來歲之稼疏曰祭社有二春祈秋報此因報祭而求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也卜兼春稼秋穡不言穡

猶由于稼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注曰以刑官為[illegible]畀之也疏曰備周

勝殷云勝國此是也據殷亡曰喪國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是也據其地曰亳社春秋亳社災是也喪祝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曰勝國社稷存之者重神也疏曰祭祀謂正祭禱祠謂國有故也祈曰禱報曰祠愚按據注義則立亳社一乘鑿一存神也然乘鑿之義爲正

〔義〕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疏曰上云政本于天此云政降于地者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地總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總帥萬民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故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列猶陳也猶祀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猶致也猶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但見凝然正位而已地利陳而百貨致矣此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義也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墉者社之壇牆也地秉陰社乃陰氣之主故設其主使面于北墉下而君于北墉之下南鄉而祭以對答之也始者甲爲十千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薄亳同書作亳商邑名音訛為薄也商于周為喪國而必立其社者示戒之意也白虎通謂王侯必有誡社是也屋其上則陽氣不入牖于北則陰氣可通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也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神神之也地載物生財道同于天故祭社以神其道親之而為美報也中霤亦土神上古穴居中為霤以取明故名中霤而後世因之家國猶言內外也家惟主祭土神于中霤國主祭土神于社皆示不忘本之意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田獵也丘乘猶丘甸也四丘為甸共出車一乘故名也言惟為祭社之事每家一人盡出供事惟為祭社而獵則國中正羨皆行無留家者惟祭社之粢盛則使丘乘共供之蓋以報本反始故也

考大雅雲漢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詩咏周宣王也詳見上甫田以我齊明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詩咏周公卿也詩見上公羊傳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蒲當作亳亦音訛也○疏曰公羊解蒲是亡國在魯境者天子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也左氏穀梁並謂殷都于亳武王滅商遂取其社賜諸侯為戒也愚按亳一作薄音訛也薄又作蒲音文意訛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柴其下掩封土非火所能燒故問之掩柴則得燒矣掩且柴者絕不使通天地四方也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上與火災也下災災與也明不能守誠也穀梁傳亳社者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曰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戒心也疏曰按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此亳社在廟外明不與正社同處一在東一在西左氏閒于兩社為公室輔是也其屋亡國之社不使達上也達通也

王方澤祭地禮此夏至祭地于北郊之方澤而以后稷配之之禮也其禮闕今錄各經傳于左舊注誤猶

緯書分北郊與方澤為二禮辨已見上圜丘祭天禮

記禮記禮器因地事地（祀天說見）○周禮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放其器之色（黃象地色也八方曰琮象地方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攷工記云兩圭五寸有邸餘並見祀天禮）祭法祭地瘞埋于泰折用騂犢（折之設反陳注從馬氏讀如字○折如折旋之義謂方也牧人職陰祀用黝牲此祭地陰祀而用騂犢者蓋周尚赤其騂稍近黑者為黝與）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見前）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者地之通稱對文則祭社與祭地別散文則通也見下）大司樂凡樂函鐘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函鍾即林鍾屬未在西南方祭地示以為宮者取致養于坤之義大簇以下謂大簇寅姑洗辰南呂酉亡者律呂相生也鼓六面曰靈名靈者著地之德也孫竹竹方生者象陰之小也）

谷桑山名明陰之之也咸池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之形函鍾屬未自未至于崗而陰止其數八故八變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奏大簇歌大呂舞雲門以祭地示義詳周禮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祭地示物鬽見禮

附祭遭喪及凡變禮祭為大神而其遭喪及凡日食大廟火之變亦亟矣此王侯大夫士皆有遭喪之禮也王侯以下之祭止于地示人鬼天子之祭及于郊天饗帝祭其遭變則一而已禮皆闕而猶見于曾子之問今通錄記于左

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鼎俎時也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未至則廢接之言連猶速也大廟火而接祭亦謂郊社五祀耳若綿綿在大廟自當救火子爲紛言之與說見經解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

祭其祭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彌吉故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則俟吉也愚按外祭言五祀不行至既殯既葬而祭則郊社可知矣然此止言五祀不行不言郊社不行者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也詳見下文

右天子祭遭喪及凡變

記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俎豆猶言籩豆也但言社稷者諸侯無郊禘也不言五祀蓋省文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反○注曰帥循也所奉循于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曰王侯祭禮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按上特牲饋食禮祝迎尸而入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九飯而止大夫少牢饋食禮尸食告飽祝侑至十一飯而畢據此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凡當祭皆當祝侑

也又按士特牲禮尸九飯後主人酌酒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卒爵酌獻祝祝卒爵主人又酌獻佐食大夫少牢禮亦然據此則凡常祭又皆酳酢卒獻祝與佐食等也以此推之王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深于情有未遑不得行故待既殯哀稍殺而後祭其祭不得純如吉禮理宜降殺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之滿數自其從啟殯以後至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甚故祭又不行待已葬反哭殯宮畢而後祭其祭尸入三飯祝乃侑尸十五飯攝主酳尸又尸飲卒爵而酢攝主亦卒爵而獻祝但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亦以非常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也前問云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按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越紼行事鄭荅云越紼行事謂喪無事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矣據此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故兩得行祭禮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避之者郊社尊故啟反哭辟其日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天地社稷去殯處遠故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返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喪所朝處仍奠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傳[illegible][illegible]

天子得奠矣。諸侯自啟至反哭五祀本循天子者天子祭五祀之文諸侯亦如天子也諸侯祭社稷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

右諸侯祭遭喪不言日食大廟火蓋省文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鼎俎籩豆猶言簠簋籩豆也○注曰齊衰祭行者謂異門也愚按齊衰亦有異門有同門故注以異門決其祭行也若大功以下皆異門不待言矣諸侯以下絕旁期故王侯皆不言齊衰以下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曰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尸以上也疏曰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牖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今主人主婦及賓獻尸祝佐食則止故曰室中之事而已矣若其後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在堂上北面則皆不在室中也小功緦兼內外前文云內喪大

功以上廢則知小功以下不廢祭也此謂鼎俎既陳之時若不當祭時雖臣妾死于宮中猶三月而後祭凡大夫爲貴妾緦麻于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屬皆不祭也

右大夫祭遭喪及凡變

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緦不祭小功可知士異所祭于死者無惟此餘皆同大夫矣服則祭注曰無服謂若外喪則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也疏曰凡子不待問而語之也大夫于小功緦不辨內外皆不廢祭士于小功緦不辨內外皆廢祭上輕故得爲輕親伸情也恩故舅若舅之子若從母昆弟士雖與之有服而所祭之祖禰則與之無服故皆不廢祭若內喪四緦麻之屬則雖祖禰亦皆有服矣故雖緦不祭也

右士祭遭喪

助祭遭喪禮臣助祭于公其禮非但自祭比故雖親喪既殯濯即不廢也況齊衰之屬乎禮闕尚見于雜記

下今按當升爲禮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與並去聲○注曰猶是與祭如與祭也次于異宮以吉與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注曰使人告告君也反而后哭不敢專也疏曰視濯祭日之前也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于祭也其時不可吉與凶同處故次于異宮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與與祭者稍異故使人告于君然亦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右將與祭遭父母喪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注曰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差稷也如同宮則次于異宮疏曰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也既受宿戒雖有期喪亦與公家之祭祭如是同宮而死則亦次于異宮亦以吉凶不同處也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乃與祭此遭期喪則宿即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即釋祭服出公門此期喪則出門乃釋祭服期喪差于父母故云

皆去縗也

右將與祭遭齊衰以下喪

爲尸遭喪禮此爲尸于公而遭喪之禮亦猶之助祭也今見雜記曾子問故錄記之

記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宿之言肅也先祭一日肅而告尸之詞所謂宿尸也受宿受主人之宿也其時有大門內齊衰之喪則必出居公館以待祭事畢而歸哭也凡以吉凶不並處耳